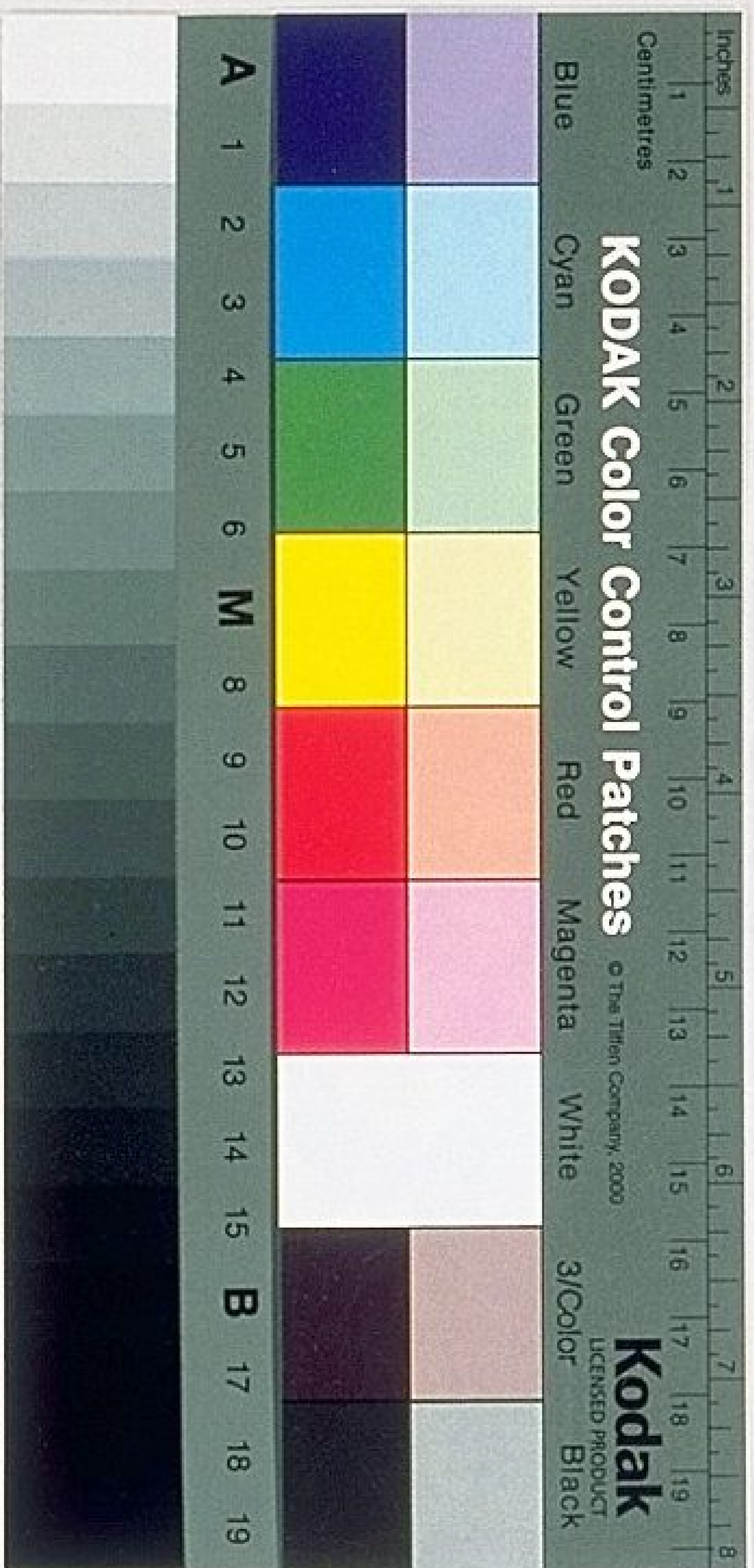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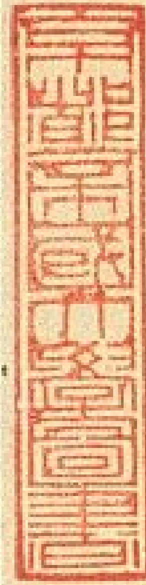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Kodak
LICENSED PRODUCT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Centimetres
In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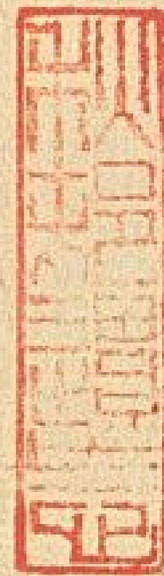
景德傳燈録第十七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五世下二十六人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明州天童山義禪師　太原資聖方禪師

新羅國金藏和尚　益州白禪師

潭州文殊和尚　舒州白水山和尚

邵州西湖和尚　青陽通玄和尚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六世之一四十三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法嗣九人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　福州羅源聖壽嚴禪師 六人見錄

洪州大寧海一禪師　信州鵝湖山韶和尚

洪州大寧訥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一人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 一人見錄

濠州思明和尚法嗣一人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 一人見錄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　潭州龍興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澧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　陝府龍峻山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尚 已上五人見錄

大光山玄禪師　漳州藤霞和尚

宋州淨覺和尚　華州崇勝證和尚

鄂州永壽和尚　鄂州靈竹和尚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一十人

新羅清院和尚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

吉州南源山行修禪師　洪州泐潭明禪師

吉州秋山和尚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　洪州泐潭悟禪師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　洪州泐潭牟和尚 已上十人見録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一人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 一人見録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三人
雲蓋山志罕禪師　新羅卧龍和尚
彭州天台和尚 已上三人見録

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三人
新羅瑞巖和尚　新羅泊巖和尚
新羅大嶺和尚 已上三人見録

潭州中雲蓋山和尚法嗣一人
雲蓋山景和尚 一人見録

河中府棲巖存壽禪師法嗣一人
道德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吉州青原行思禪師第五世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人也姓王氏童丱依師出家二十五受具於范陽延壽寺本師令習聲聞篇聚乃歎曰大丈夫豈可桎梏於律儀邪乃去謁翠微山問道經三載有雲遊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价禪師法席師遂造焉洞山問曰闍梨名什麼曰道膺洞山云向上更道師云向上道即不名道膺洞山曰與吾在雲巖時祇對無異也後師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闍梨他後有一把茅蓋頭忽有人問闍梨如何祇對曰道膺罪過洞山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虚實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況乎國王洞山然

之曰洞山問什麼處去來師曰踢山來洞山曰阿那个山堪住曰阿那个山不堪住洞山曰恁麼即國內總被闍梨占却也曰不然洞山曰恁麼即子得个入路曰無路洞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生去也洞山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師隨洞山渡水洞山問水深淺曰不濕洞山曰麤人曰請師道洞山曰不乾洞山謂師曰昔南泉問講弥勒下生經僧曰弥勒什麼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南泉曰天上無弥勒地下無弥勒師隨舉而問曰只如天上無弥勒地下無弥勒未審誰與安字洞山直得禪牀震動乃曰膺闍梨師合醬次洞山問作什麼師曰合醬洞山曰用多少鹽曰旋入洞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洞山問大闡提人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種孝養何在師曰始得孝養自爾洞山許之為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

開雲居山四衆臻萃一日上堂因舉古人云地獄未是苦向此衣服下不明大事失却最苦師乃謂衆曰汝等既在這个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力便是上坐不屈平生行脚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水底行方有些子氣力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有何階級師曰俱是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人可覰上坐問的罷摽指請師速接師曰即今作麼生覰曰道即不無莫領話好師曰何必闍梨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向汝道僧近前曰請師道師曰也知也知師擲餧和問衆還會麼衆曰不會師曰趂雀兒也不會問如何得不惱亂和尚師曰與我喚處德來僧遂去喚來師曰與我閉却門問馬祖出八十八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問如何是

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師謂衆曰如好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迹（有僧舉似趙州趙州云雲居師兄猶在僧乃問羚羊掛角時如何趙州云六六三十六）衆僧夜參侍者持燈來見影在壁上有僧便問兩个相似時如何師曰一个是影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只遮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為什麼却迴去師曰只為不將來所以却迴去師謂衆曰學佛法底人如斬釘截鐵始得時一僧出曰便請和尚釘鐵師曰口裏底是什麼僧問承教有言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此意如何師曰動即應墮惡道靜即為人輕賤（崇壽稠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為人輕賤）僧問香積之飯什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抉出有一

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牕問闍梨念者是什麼經對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問孤迥峭巍巍時如何師曰孤迥峭巍巍僧曰不會師曰面前按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什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為什麼黒如漆師曰何怪荊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山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才生為什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什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什麼人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師謂衆曰汝等師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凡問事須識好惡尊卑良賤信口無益傍家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

相似人千差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一言參差千里萬里難爲
收攝直至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夾鉤鎖相續不斷
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新可不是精得妙底事道汝知有底
人終不取次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爲什麼如此恐怕無利
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口邊直得醭出不是汝強爲任運如
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學
佛邊事是錯用心假饒解千經萬論講得天華落石點頭
亦不干自己事況乎其餘有何用處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中
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差訛設使攢花簇錦事事及得
及盡一切事亦只喚作了事人無過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
貴邊著得什麼物不見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師
如是三十年開發玄梗徒衆常及千五百之數南昌鍾氏尤
所欽風唐天復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

方便敘出世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跏趺長
往今本山影堂存焉勑謚弘覺大師塔曰圓寂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姓黃氏少慕儒學年十
九出家入福州福唐縣靈石山二十五登戒唐咸通初禪宗興
盛會洞山价禪師坐道場往來請益洞山問闍梨名什麼對
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師曰不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不名本寂
洞山深器之師自此入室密印所解盤桓數載乃辭洞山
洞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邪師
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隨緣放曠初受請止于撫州曹山後
居荷玉山二處法席學者雲集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
人師曰汝道洪州裏許多人什麼處去也問眉與目還相識也
無師曰不相識曰爲什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即不
分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

師曰曹山却疑曰知尚爲什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問於相何眞師曰即相即眞曰當何顯示師提起托子問幻本何眞師曰幻本元眞（法眼別云幻本不眞）曰當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云幻即無當）曰恁麼即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覔幻相不可得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得僧清鋭問某甲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鋭闍梨近前來鋭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唇（玄覺云什麼處是與他酒喫）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鏡清問清虚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鑒得个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工夫人問古人云人人盡有弟子在塵蒙還有也無師曰過手來

乃點指曰三三四五足問曾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海師曰包含萬有曰爲什麼不宿死屍師曰絶氣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什麼絶氣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絶氣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劔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對衆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个什麼師曰刀斧斫不入問能恁麼問難還更有不肯者也無師曰有曰是什麼人師曰曹山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遮裏顯曰向什麼處顯師曰昨夜三更牀頭失却三文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日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師問僧作什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師問彊德上坐曰菩薩在定聞香象

渡河出什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大殺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不得霑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遮个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近什麼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總殺曰忽逢本父母作麼生師曰揀什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為什麼不殺師曰勿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又別云曹山孝滿問常在生死海中沈沒者是什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離也無師曰也求出離只是無路曰出離什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僧舉藥山問僧

年多少僧曰七十二藥山曰是年七十二麼曰是藥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僧曰如何免得棒師曰正勑既行諸侯避道東禪齊云曹山是明藥山意自出手為復別有道理還辨得麼只如藥山問僧曹山伊還有會處麼忽爾問上座年多少別作麼生祗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師曰眾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曰既是眾獸近不得為什麼被兒吞師曰子若哮吼祖父母俱盡曰只如祖父母還盡也無師曰亦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前來為什麼道祖父亦盡師曰不見道王子能成一國事枯木上更采些子華問才有是非紛然失心如何師曰斬斬僧舉有人問香嚴如何是道答曰枯木裏龍吟學云不會曰髑髏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云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石霜云猶帶識在師因而頌曰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不盡當人

那辨濁中清其僧却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脈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無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个不聞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也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師如是啓發上機曾無軌轍可尋及受洞山五位銓量特爲叢林標準時洪州鍾氏屢請不起但寫大梅和尚山居頌一首荅之天復辛酉季夏夜師問知事僧今是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日師曰曹山一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至明日辰時告寂壽六十有二臘三十有七門人奉全身樹塔勅諡元證大師塔曰福圓

洞山道全禪師（第三世住亦云中洞山）初問洞山价和尚如何是出離之要洞山曰闍梨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膺進語云和尚足下煙生洞山云汝者即是功到）暨价和尚圓寂衆請踵迹住持海衆悅服玄風不墜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生僧曰既是大聖再來何更六年苦行師曰幻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什麼風範師曰是闍梨風範曰未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娑眼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撫州南城人也姓郭氏年十四於吉州蒲田寺出家後往嵩嶽受戒乃杖錫遊諸禪會因參翠微和尚問曰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个餘月每日和尚上堂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微曰嫌什麼（有僧舉前語問洞山洞山云闍梨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東禪齊云此三人尊宿語還有親疏也無若有阿那不親若無親疏眼在什麼處）又謁德山問曰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平到來未曾見和尚說一句佛法德山曰嫌什麼師不肯乃造洞山如前問之洞山曰爭怪得老僧師復舉德山頭落語因自省過遂止于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從此始悟厥旨復摳衣八稔受湖

南馬氏請住龍牙山妙濟禪苑號證空大師有徒五百餘衆法
無虛席上堂示衆曰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
云祖教佛教似生怨家始有學分若透祖佛不得即被祖佛
謾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
礙人之心也無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
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
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
佛也始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
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則須自
悟去師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將禪板
來師遂過禪板翠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
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
過蒲團臨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

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
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即有只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
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又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
是道人若是言說則勿交涉道者汝知打底道人否十二時中
除却著衣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
道我得我會則勿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什麼
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邊身菩薩
爲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
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爲什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
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
儂家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什麼處立師曰
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知有底人還有生死也無師

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苦（報慈云問最好）
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祖師在後來問祖師是無事沙
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為什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
个難得問蟾蜍無返照之光玉兎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
堯舜之君猶有化在（東禪齊云是什麼問訊與上坐十二時中是什麼時節）問如何得此身安去
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法眼別云誰惱亂汝）師梁龍德三年癸未八月示
有微疾九月十三日夜半大星隕于方丈前詰旦端坐而逝壽
八十有九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師曾在樂普作維那白槌普請曰
上閒般柴下閒鋤地時第一坐問聖僧作麼生師曰當堂不正
坐不赴兩頭機師在洞山時問曰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洞
山曰汝還見理路也無曰見無理路洞山曰什麼處得情識來曰
學人實問洞山曰恁麼須向萬里無寸草處立曰無寸草處
還許立也無洞山曰直須恁麼去般柴次洞山把住柴問狹路
相逢時作麼生曰反反何幸洞山曰汝記吾言汝向南住有一千
人若向北住即三二百而已師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未幾屬後
唐莊宗皇帝徵入輦下大闡玄風其徒果三百矣問祖意與
教意同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為什
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
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
不揀榮枯一日車駕入寺燒香帝問曰遮个是什麼神師對曰
護法善神帝曰沙汰時什麼處去來師曰天垂雨露不為榮枯
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浮圖一晉州二房州
三終南山逍遙園四終南山華嚴寺勅謚寶智大師無為之塔

京兆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
洞山混俗於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常日沿江岸採掇蝦

蜆以充腹暮即臥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師聞之欲決眞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靜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荅曰神前酒臺盤靜奇之懺謝而退後靜師化行京都師亦至焉竟不聚徒演法惟佯狂而已

鄧州九峯普滿大師問僧離什麼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僧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即今是什麼曰學人不會師曰十字路上馬蘭花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耶師曰有什麼過曰只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什麼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師將示滅有僧問曰和尚百年後

向什麼處去師曰調然調然言訖坐亡

後洞山師虔禪師（第三世住也亦号青林和尚）初自夾山來參先洞山价和尚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筍价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於此人師乃出去洞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有劉翁者從師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翁得偈呈子洞山洞山曰賀翁喜只此人是第三世也師先住隋州土門小青林蘭若後果迴洞山接踵凡有新到僧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令去僧問昔年疾苦又中毒請師醫師曰金鎞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即謝師醫師便打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問請師荅話師曰修羅掌於日月師上堂謂衆曰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時

有僧問正法眼藏祖祖同印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迴牛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風啞子傳遠信曰傳什麼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才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个什麼不貴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馬及乎到來為什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干老僧什麼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即勿交涉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日正午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蟇吞却月黃龍云不柰何僧云忽即吞却去也黃龍云任吞僧云吞後如何黃龍云好蝦蟇）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瞥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越州乾峯和尚（或云瑞峯）問僧什麼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什麼處得遮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峯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喚院主來趁出遮僧著師問衆僧輪迴六趣具什麼眼衆無對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汝曰和尚且置師曰老僧一問尚自不會問什麼超佛越祖之談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申一問師還容許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先住薊州寶花山）僧問如何是本無物師曰石潤無含玉鑛異自生金

伏龍山和尚來師問什麼處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遮畜生師曰喫茶去

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遮裏一屙便了有什麼卓卓的的

曰和尚恁麼對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恁麼對過在什麼處簡無對師便打（十一卷又收在徑山鑒宗下何也）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閒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無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僧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覔他路不得問切切時爲什麼不立人師曰歸亦蹋不著曰恁麼時如何成立師曰不與時人知問世界壞時此个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去曰還有的也無師曰不立標則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夾山時一日夾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夾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乃掀倒禪牀夾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異日師又問夾山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立地夾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夾山打一棒了去意在什麼處）師往洞山隨衆參請未契旨遂辭洞山擬入嶺去洞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沈吟良久洞山曰通闍梨師應諾洞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此惺悟更不入嶺師事於洞山（時號鑁頭通）住後上堂示衆曰諸上坐有什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團削門戶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疾省事應須無心若不無心舉得千般萬般只成知解與此納僧門下有什麼交涉僧問如何是無心師曰不管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即失曰不失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汚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要帶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剥剥地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示

滅後勑謚證眞大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自洞山受記唐天復中遷止洪井高安白水院衆盈三百玄言流播因設洞山忌齋有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洪州西山衆行者來禮拜問曰今日不爲別事乞師指示師曰汝諸人求指示邪對曰是師曰教我委付阿誰鏡清行脚到師謂之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卧單得蓋否曰設有亦無展底工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不干他事曰滴水氷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那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唱啄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欓否曰恁麼即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坐主皎然去後師知是雪峯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皎然後住長生山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然曰不可爲闍梨一人荒却長生也玄沙聞之曰然師兄佛法即大行受記之緣亦就矣然後衆緣不備果如仁和尚所記）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四衆俱集營齋聲鐘焚香白衆曰香煙絶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撥音襏）

撫州疎山光仁禪師身相短陋精辯冠衆洞山門下時有齧鏃之機激揚玄奧咸以仁爲能銓量者諸方三昧可以詢乎矬師叔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疎山老漢（僧無對）師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師舉香嚴語問鏡清肯重不得全怤道者作麼生會怤曰全歸肯重師曰不得全肯者作麼生怤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鼓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梨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洞山第四世）問如何是句師曰不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恁麼時如何師曰

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若不信擬向天邊問大陽冬至夜有僧上堂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麽處去師曰背底丗叢西脚指天師遷化時有偈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又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流傳於世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士緣契德山各承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麽道龍潭也恁麽道未審德山作麽生道德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來師方欲進語德山以拄杖打昇入涅槃堂師曰是即是打我太殺（法眼別云是即是錯打我更有語句如德山巖頭章出焉）師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洞山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初參洞山時洞山問什麽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麽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什麽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帳銀香囊風吹滿路香有僧寫師眞呈師師問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一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見師乃下不審師曰幸自碌碌地轉何須却恁麽僧云不恁麽又爭得師曰若恁麽欽山眼堪作什麽也僧云作麽生是師眼師乃以手作撥眉勢僧云和尚又得恁麽師曰是是爲我恁麽便不得恁麽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僧云會麽僧云不會師云欽山爲汝擔一半師與雪峯巖頭因過江西到一茶店内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不得茶喫巖頭云若

恁麽我定不得茶喫也雪峯云某甲亦然師曰兩人老漢俱不識語在巖頭云什麽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鵶雖活如死巖頭云退後著退後著師曰豁兄且置存公作麽生雪峯以手畫箇圓相師曰不得不問巖頭呵呵云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喫茶人多巖頭雪峯俱無語有良禪客參次才禮拜後便問云一箭射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麽即知過必改去也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擬射三關且從試爲欽山發箭良近前良久而退師乃打良七拄杖良乃出去師曰且聽箇亂統漢心內疑三十年有人舉似同安和尚安云良公雖發箭要且未中的其僧便問同安云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云關中主是什麽人其僧却迴舉向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麽也免得欽山口也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參師竪起拳頭云若開成掌即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通商量不通商量其僧近前却竪拳而已師曰便恁麽只是箇無開合漢僧云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僧云特參於師也須吐露宗風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僧云便請師乃打之其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兎枉用心神

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巖頭全豁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越人也姓許氏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致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師沈思良久巖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身心皎如巖頭頻召與語徵疇無惑師復謁夾山會和尚會問什麽處來曰臥龍來會曰來時龍還起未師乃顧視之會曰灸瘡上更著艾燋曰和尚又苦如此

作什麼會便休師尋抵丹丘終日如愚四衆欽慕請住瑞巖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杻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為什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什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為什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媼來作禮師曰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媼忩忙至舍乃見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媼接取放諸水濵師之異迹頗多存諸別録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便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後如何師曰是什麼

宣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長谿人也姓陳氏受業於龜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抛却真金拾瓦礫作麼師後住禾山而終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郡之長谿人也姓陳氏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石霜曰直須盡却師不愜意乃參巖頭問同前語巖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尋遊清涼山閩帥欽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大師初上堂日方升坐斂衣乃曰珍重少頃又曰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僧趣擬伸問師乃喝

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什麼問佛放眉間白毫光照萬八千世界如何是光師曰高聲道僧曰照何世界師乃喝出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丈不携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如何是宗門流布師展足示之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擧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如何是最妙一句師曰披露識麼僧擬進語師曰話墮也定慧上坐參師問什麼處來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又進前問即今作麼生師曰喫茶去慧猶未退師曰秋氣稍暖去慧出法堂外歎曰今日擬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衆明日師上堂慧出問豁開戸牖當軒者誰師乃喝慧無語師又曰毛羽未備且去僧擧寒山詩問師曰百鳥銜菩華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遊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欹枕覷獼猴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髑髏前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聲前古毳爛意作麼生師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爲主師曰還解喫飯麼師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師謂衆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敎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僧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對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見無對僧辭師門送召曰上坐僧迴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因僧披衲衣示偈曰迦葉上名衣披來須捷機才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羅源聖壽嚴和尚有僧自泉州迴來參師補衲次提

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請兩條莫教露針線
快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在彼作什麼

前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志圓號顯教大師僧問諸佛心印什麼人
傳得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什麼人傳
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
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一有學）得無
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玄則問如何是佛師曰丙丁童子來
求火（則師後參法眼方明玄旨住金陵報恩院）問如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
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
作麼

前濠州思明和尚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是離垢底人爲
什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
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森天鹿野苑中狐兔交橫

前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伶傳之子如何歸向師曰會人路
不通曰恁麼即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
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和尚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坐披
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爲什麼不端嚴師曰不從證得問如
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一世住）僧問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時
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緣認果如何是果師曰雪內牡
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

谿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水千山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二世住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興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諱父德時如何師曰低聲低聲

陝府龍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龍峻山師曰佛眼看不見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作麼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出入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為什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什麼向上事曰如何師曰不見道犴狢(上俄寒切下音谷)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戴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三世住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

前鎬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

新羅清院和尚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即不爭是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寶峯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遇寶峯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岳頂浪滔天

吉州南源山行修號慧觀禪師亦云光睦和尚僧問如何是南源境致師曰幾處峯巒猿鳥嘯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即淺去也師曰也是兩頭搖

洪州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即去時年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

也合消得禮三拜僧問碓擣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毿毿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筯曰如何是沙門終日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

吉州秋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曰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紅華秀室內不知春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為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盤飣自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岳秀万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消

車

息曰還通向上車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活計一物無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進長安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恁麼即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芬芳師傳何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即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者福州人也姓吳氏七歲依雪峯真覺大師出家年蒲受戒遊方抵筠陽謁九峯峯許入室一日謂之曰汝遠遠而來暉暉音混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對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峯初未許師於是發明厥旨頓忘知見先受請止吉州禾山大智院學徒濟濟嘗述垂誡十篇諸方歎伏咸謂禾山可以為叢林表則時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什麼處師曰人來

今

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揚州祥光院復乞入山
以翠巖院乃江西之勝槩遂棲心焉時上藍院復虛其室命
師來往闡化號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
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插鍬意作麼生師曰汝問我曰玄沙
踏倒鍬意作麼生師曰我問汝問未辨真宗如何體悉師曰
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闍黎道一
半曰為什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
曰為知巳喪身曰為什麼却喪身師曰好心無好報問尊者撥
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即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
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
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却問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
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巳在紅焰請師烹鍊
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即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

中行剗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什麼處不赴曰恁麼即同於衆
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
日令侍者聲方丈集大衆告辭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
識取珍重先是大衆為立生藏本國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洪州泐潭牟和尚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問古
人卷席意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堂

前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初參涌泉和尚入室領旨一日燒畬歸院
泉問去什麼處來師曰燒畬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紹曰鐵
蛇鑽不入泉許之後居六通院玄侶依附僧問不出咽喉脣
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钁斵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
有一毒龍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闍黎千聖亦近不得人問
承聞南方有一劍話如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

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師休夏入天
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前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嶽頂浪滔天師曰文殊
王作鬧曰正作鬧時如何曰不向機前展大悲

新羅卧龍和尚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為
什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喫毛蟲

彭州天台和尚僧問古佛向什麼處去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
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
照燭

前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和尚問黒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
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

新羅泊巖和尚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為家問如何是道師
曰徒勞車馬迹問如何是敎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大嶺和尚僧問只到潼關便却休時如何師曰只是途
中活計曰其中活計如何師曰體即得當即不得曰體得為
什麼當不得師曰體是什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
作尊貴

前潭州中雲蓋和尚法嗣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號證覺禪師僧問國土晏清功歸
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貿曰轉為無功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可
然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補刊景德傳燈録施主芳銜

建仁住持比丘 妙在

前建仁住持比丘 善育

建仁住持比丘 仁浩

萬壽住持比丘 明千

佛心住持比丘 祖令

瑞應比丘 仁球

甘露比丘 本兆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六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之三二十四人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上二十四人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　信州鵝湖山智孚禪師

漳州報恩懷岳禪師　杭州西興化度師郁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　漳州隆壽紹卿禪師

福州僊宗行瑫禪師　福州蓮華山永福從弇禪師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已上二十四人見録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法名師備福州閩縣人也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

棄釣舟投芙蓉山靈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道玄律
師受具布納芒屩食才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
義存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峯以其苦行呼為頭
陀一日雪峯問曰阿那个是備頭陀對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
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
往西天雪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
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
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若與
雪峯和尚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峯曰備頭陀其再來人也一日雪
峯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師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雪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
跟猶未點地師上堂時久大衆盡謂不說法一時各歸師乃
呵云看揔是一樣底無一个有智慧但見我開兩片皮盡

來簇著覔言語意度是我真實為他却揔不知看恁麼大
難大難師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稱我參禪學
道為有奇特去處為當只恁麼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為
汝證明是非我盡識得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趂讀咕甲切是汝
既到遮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即今便合識得
還識得麼若不識便被我喚作生盲生聾底人還是麼肯恁
麼道麼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真實何曾是恁麼人十方諸佛
把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一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麼
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阿
誰會麼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劑所悟亦
莫能覯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髑髏前認他暎照不可是
汝說空說無說遮邊那邊有世間法有一箇不是世間法和尚
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處有遮个稱說尚

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父母緣生與汝椿立前後如今
道無尚是誑語豈況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稱道
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只如巔山巖崖迥絕人處還有佛法麼
還裁辨得麼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觸
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覰得不妨出得陰界脫汝觸
髏前意想都來只是汝真實人體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
知麼還信得麼解承當得麼大須努力師又云我今問汝諸
人且承得个什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
恰似揑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現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
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
心達本故號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相即合有自利
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如黑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
為得他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當等閑相聚頭亂說雜話

趂謾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什
麼事只如從上宗風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
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汝凡聖因果超他毗
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
汝作眼見何不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
仁者汝宗乘是什麼事不可由汝身心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
他心宿命便得法會麼只如釋迦出頭來作如許多變弄說
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汝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
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得出頭
來蓋為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出頭所以道超凡
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
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只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
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空去饒汝得到精明湛不搖

處不出他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澹淨恁
麼修行盡不出他輪迴際依前被輪轉去所以道諸行無常
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爲究竟何如從今日
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
我如今立地待汝覯去不用汝加功練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
還肯麼還肯麼師有時上堂謂衆曰是汝眞實如是又有時云莫
如今現在汝諸人還見麼師云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
劍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怕怖如似什麼恰似世間畫師
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了却自生怕
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
是別人與汝爲過汝今欲覺此幻惑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
若識得不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
懵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

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
知見知麼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取師云汝諸人如似在
大海裏坐沒頭水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還會麼夫學
般若菩薩是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得
出脫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志耐日夜忘疲失食如喪考
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擠挾剋骨究實不妨亦
得覯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只是記言記
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
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荅話恁麼學
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爲善知識問著便動身動
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便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
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
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眞實爲什麼瞌睡時又不成昭

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什麽有昭昭時汝還會麽遮个喚
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此根由麽我向汝
道汝昭昭靈靈只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
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兎角仁者眞
實在什麽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祕密
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
可以譬喻得解汝見此南閻浮提日麽世間人所作興營養
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日體還有
多般及心行麽還有不周遍處麽欲識此金剛體亦如是只
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
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性無
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
威光只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麽有汝心行麽不可道無便

得當去也知麽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
便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却去忽然
無常殺境到來眼目譸張身見命見恁麽時大難枝梧如
生脫龜筒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
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麽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
樂底人只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遮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
知求衣爲食若恁麽爭行他王道知麽國王大臣不拘汝父
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護汝也須具慚愧
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
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什麽到恁麽地只如大地上蠢蠢
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看變入驢胎馬肚
裏牽犂拽杷銜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

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
有遮个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縁未是一劫兩劫得休直
與汝金剛齊壽知麼南際長老到雪峯雪峯令訪于師師問
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南際曰須知有不求知
者（踢宗來別指掌三下）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峯因普請畬田
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爲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
更不顧視衆愕然雪峯曰俊哉師一日隨侍雪峯遊山雪峯
指片地曰此處造得一所無縫塔師曰高多少雪峯乃顧視上
下師曰人天依報即不如和尚若是靈山受記大遠在雪峯曰
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
爐闊多少雪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師初
受請住梅谿場普應院中閒遷止玄沙山自是天下叢林海
衆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請演無上乘待以師禮學徒餘

八百室戶不閑師上堂良久謂衆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
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
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
痒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道萬里行脚到遮裏不消个瞌睡
寐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僧問從
上宗門中事師此間如何言論師曰少人聽僧曰請和尚直道師
曰患聾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
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
咽喉唇吻只成得个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只如有過無過
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
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
能覯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什麼處措還會麼四十九年
是方便只如靈山會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

道迦葉親聞事作麽生不可道如來無説説迦葉不聞聞便
得當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麽且如道吾有
正法眼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竪拂子還如指月所
以道大唐國内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
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椎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
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
不共汝恁麽知聞去汝向什麽處得見我會麽大難努力珍
重乃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
亦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撩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
頭又偈曰玄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
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
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
竪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麽生師舉
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
士師乃吹之文桶頭下山師問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
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柔代云和尚用作什麽）師有時垂
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瘂三種病人
汝作麽生接若拈搥竪拂他眼且不見共他説話耳又不聞口
復瘂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
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麽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
不是（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只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為什麽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坐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
羅漢云桂琛見有眼耳和尚作麽生接中塔云三種病人即
今在什麽處又一僧云非唯謾他兼亦自謾長慶稜來師問除
却藥忌作麽生道稜曰憨作麽師曰雪峯山椽子拾食來遮裏
雀見放糞師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一
日普請往海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

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師問長生然和尚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對曰放皎然過有商量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長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崇壽稠別云長生三喚作麼作如來）僧問師學人為什麼道不得師曰遍塞汝口爭解道得（法眼云古人恁麼道甚奇特且問上坐口是什麼）問凡有言句盡落捲繢不落捲繢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古人瞬視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不瞬視接人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見師曰只為太近（法眼云也無可得近直下是上坐）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曰光侍者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云請和尚下船玄覺代云貧兒思舊債）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雪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雪峯曰不見道君子

千里同風其僧迴舉似於師師曰遮老和尚蹉過也不知（東禪齊云什麼處是蹉過若師蹉過師豈不會弟子意若不恁麼會只如玄沙意作麼生若會便參取玄沙）師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為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鏡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个法麼（同安顯別云也知和尚不造次）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在什麼處不見僧問洞山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此意如何洞山云不見法好言語上坐一宿覺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普賢菩薩又云不見法為大過失是一个是兩个試斷看）僧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來日卻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對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玄覺云一般恁麼道為什麼卻成山鬼窟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遮一縫大小（玄覺云盡叢林中道恁麼來何處得無縫還會得著不著）韋監軍來謁舉曹山和尚甚奇怪師乃問撫州取曹山多少韋指傍僧云上坐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多少曰一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即上坐不到曹山韋卻起禮拜師師曰監軍卻

救　莫

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慙愧（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此僧具慙愧若檢得出許上坐有行脚眼）西天有聲明
三藏到闕帥令與師相見師以火筋敲銅鑪問是什麼聲三
藏對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為大王法燈別云聽和尚問）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
無對（法眼代云大師又受大王供養法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
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小塘提起衲衣角師
曰料掉勿交涉（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師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
會僧曰如夢如幻（法眼別云敵物示之）師與地藏琛在方丈內說話夜深侍
者閉却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琛曰喚什麼作門
（法燈別云和尚■欲歇去）師一日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
生見長生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
和尚有言聞性徧周法界雪峯打鼓遮裏為什麼不聞師
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汝眼為津
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𢽾取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

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之師曰只
者是日用而不知普請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僧曰既承
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眞大師善
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什麼處
對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喚什麼作佛）大普玄通到禮覲師謂曰汝在
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對曰玄通只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
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其情是難師曰什麼處是難處曰
為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
入路師曰還聞偃谿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泉守王公請師登樓
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曰請大師登樓
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云未昇梯時日發度登樓）師與泉守在室中
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曰恁
麼即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恁麼（鏡清云不為打水有僧問不為打水意作麼生鏡清云青山為塵敢保勿閑人東禪）

齊云只如玄沙意作麽生或云直饒恁麽去也好與拄杖或云事在當機或云拈破會與此三說還會見玄沙意也無師應機接物僅三十祀致青原石頭之宗流迨今不絕轉導來際所演法要有大小錄行於海內自餘語句各隨門人弟子章及諸方徵舉出焉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壽七十有四臘四十有四閩帥為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幼歲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肆唐乾符五年入閩中謁西院訪靈雲尚有疑滯後之雪峯疑情冰釋因問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雪峯默然師設禮而退雪峯莞爾而笑異日雪峯謂師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諸人好看取對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雪峯然之師入方丈參雪峯曰是什麽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醻問未嘗爽於玄旨乃述悟解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如火裏氷師在西院問詵上坐曰遮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麽曰不曾到師曰為什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師曰作麽生是上坐本分事詵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為當只遮个別更有曰上坐見什麽師曰何得龍頭蛇尾師在宣州保福後辭歸雪峯保福問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坐信作麽生祇對師曰不避腥膻亦有少許曰信道什麽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麽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保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遮个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麽道意作麽生鼓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遍野白骨連山師來往雪峯二十九載至天祐三年受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初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麽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於是敷揚祖意隨機與奪故毳客憧憧日資道化後閩帥請居長樂府之西院奏額曰長慶號超覺大師上堂良久謂眾曰還有人相悉

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只今有什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
是誰家屋裏事不肯當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
遮裏來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揔滿也假饒收拾得
麼還當諸人行脚事麼時有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
就人索取又問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又問名言妙
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謂衆曰明
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來底事汝作麼生又僧問如何是
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不隔毫
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
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之師露膊而坐僧禮
拜師曰汝作麼生會僧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
汝於古今中有什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
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什麼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

學妄語作麼僧無對師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
坐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僧
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麼師謂衆曰我若純舉唱宗乘
須閉却法堂門所以盡法無民時有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
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
知師有時示衆曰揔似今夜老胡有望保福聞之乃曰揔似今
夜老胡絕望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一般各有道理爽中道揔似如此嫌什麼又道揔似今夜堪作什麼若如此會大唐在
安國瑫和尚新得師號師去賀瑫出接師問曰師號來邪曰
來也師曰是什麼號曰明眞師乃展手瑫曰什麼處去來師曰
幾不問過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
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拍脊棒
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放過
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

未（僧將前語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僧云丹霞語福云去莫妨我打睡）師入僧堂舉起跡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衆無對（法眼代云縱受得到別處亦不敢呈人）師到羅山見新製龕子師以杖敲之曰大煞豫備羅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羅山曰吽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什麼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僧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人問師保福抛却殼漏子向什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个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个是保福殼漏子）閩帥夫人崔氏（奉道自稱練師）遣使送衣物至云練師令就大師請取迴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迴信須臾使却來師前唱喏便迴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迴信師曰却請昨日迴信看練師展兩手閩帥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遶一轉語大王自道取）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

大師佛法深遠僧舉高麗有僧造一觀音像於明州上船衆力舁不起因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剎不現身爲什麼不肯去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云汝識得觀音未）有人問僧點什麼燈曰長明燈曰什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曰若不如此爭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動君子）師兩處開法徒衆一千五百化行閩越二十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寂壽七十有九臘六十王氏建塔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　福州福唐人也受業於兜率山師事雪峯經數稔受心法止于大普焉僧問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拈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咬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杭州龍冊寺順德大師道怤永嘉人也姓陳氏丱歲不食葷茹

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嘔噦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
受具遊方抵閩川謁雪峯峯問什麼處人曰溫州人雪峯曰
恁麼即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只如一宿覺是什麼處人雪峯曰
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雪峯
曰兼不立文字語句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雪峯良久
師禮謝雪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雪峯
曰只恁麼爲別有商量曰和尚恁麼即得雪峯曰於汝作麼生
曰孤負殺人雪峯有時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曰是什
麼堂堂密密雪峯起立曰道什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
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對曰道怤自到來數年不聞
和尚恁麼示誨雪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
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雪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
且隨衆閩中謂之小怤布衲因普請處雪峯擧溈山見色便

見心語問師還有過也無曰古人爲什麼事雪峯曰雖然如此
要共汝商量曰恁麼即不如道怤鋤地去一日雪峯問師何處來
曰從外來雪峯曰什麼處逢見達磨曰更什麼處雪峯曰未信
汝在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雪峯肯之師後遍歷諸方益
資權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什麼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
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麼時到曰適來
猶記得寂曰如是如是師罷參受請止越州鏡清禪苑唱雪
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也辭學宏贍屢
擊難之退謂人曰怤師之高論人莫窺覩其極也新到僧參師拈
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遮个在師曰今日遇人又不遇人問
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殺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
應天來師曰還見鰻鱺魚麼曰不見師曰闍黎不見鰻鱺
鰻鱺不見闍黎曰總不恁麼師曰闍黎只解慎初護末問

學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僧曰其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帳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僧曰既是當斷為什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因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钁作打勢浴頭乃走師召曰來來浴頭迴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其僧後至保福舉前語未了保福以手掩其僧口僧却迴舉似師師曰饒汝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什麼處來曰天台來師曰我豈是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鬬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小年也

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僧到參師問闍梨從什麼處來曰佛國來師曰佛以何為國曰清淨莊嚴為國師曰國以何為佛曰妙淨真常為佛師曰闍梨從妙淨來莊嚴來曰無不荅對師曰噓噓別處有人問汝不可作遮个語話錢王欲廣府中禪會命居天龍寺始見師乃曰真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玄學其後又創龍冊寺延請居焉師上堂曰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若自驗著實个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只為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何不且覓取个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時有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曰噓噓要棒即道曰恁麼即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無源有路不

歸時如何師曰遮个師僧得坐便坐問如何是心師曰是即
二頭曰不是如何師曰又不成是頭曰是不是摠不恁麼時如
何師曰更多饒過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即向我
道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
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
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不是什麼曰還得當也無師曰木頭
也解語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
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
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荅和尚荅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
搊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即却打
也師曰得對相耕去僧舉有僧辭歸宗宗問什麼處去曰
百丈學五味禪去歸宗不語師乃曰緣歸宗單行底事僧
問如何是歸宗單行底事師曰棒了趂出院僧禮拜師曰作

麼生會曰學人罪過師曰糊。汝恁麼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
不是走作人便是籠罩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
得當門齒落問如何是親的密密底事師曰常用及人曰不
知者如何師曰好晴好雨師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
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法眼別云不聽出）僧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筯插向
鑪中僧又問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筯插向一邊（法眼別云問不當理）有僧
引童子到曰此兒子常愛問僧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
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喫訖過盞托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
却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更喫茶否）僧問和尚此兒
子見解如何師曰也只是一兩生持戒僧師三處開法語要
隨門人編録今但梗槩而已晉天福二年丁酉八月示滅壽七
十四異白哀號制服者甚衆荼毗於大慈山獲舍利就龍毋
山之陽建塔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入雪峯室密受心印執侍經十載因與僧斫樹雪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雪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為什麼道斫却師攛下斧子曰傳雪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雪峯良久僧退舉似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雪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雪峯普請般柴問師曰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遮个是什麼人語雪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師乃捧雪峯向禪牀上著雪峯普請歸自將一束藤路逢一僧放下藤叉手立其僧近前拈雪峯即蹋其僧歸院後舉示於師曰我今日蹋那僧得恁麼快師對曰和尚却替那僧入涅槃堂(法眼住崇壽寺時有二僧各說道理請師斷法眼云汝兩僧一時入涅槃堂玄覺云什麼處是替那僧入涅槃堂處崇壽稠云此一轉語却還老兄東禪齊云只如長生意作麼生)師嘗訪一庵主款話庵主曰近有一僧問某甲西來意遂舉拂子示之不知還得也無師曰爭敢道得與不得有人問庵主此事有人保任如虎頭帶角有人嫌棄則不直一文錢此事為什麼毀譽不同請試揀出看曰適來出自偶然爭揀得出師曰若恁麼此後不得為人(玄覺云一等是恁麼事為什麼有得有失上坐若無智眼難辨得失)雪峯問師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敢有商量雪峯曰許汝過作麼生商量曰皎然亦放和尚過雪峯深許之尋受記止于長生山分化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可為闍黎來却長生山也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遮師僧去也僧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遮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什麼閩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拏(女余切又音如拏引也)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始依講肆肄業於長安因思

玄極之理乃造雪峯師事數年既領心訣隨緣而止鵝湖大張法席僧問萬法歸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梨一人位問虛空講經以何爲宗師曰闍梨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梨不柰何曰爲什麼不柰何師曰未必小兒得見君子有人報云徑山和尚遷化也僧問徑山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大有靈利底過於闍梨問在先一句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探取什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闍梨變身不得問雪峯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什麼曰如何即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問如何是遼頭事師曰途中覓什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少依本州聖壽院受業罷參雪峯止龍谿玄侶奔湊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什麼物纏縛闍梨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遮裏是什麼處所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郭落地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火問黑雲斗暗誰當雨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什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

師子是什麼家具又問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什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師臨遷化上堂示衆曰山僧十二年來舉提宗教諸人怪我什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杭州西興化度悟眞大師師郁泉州人也自得雪峯心印化緣盛于杭越之間後居西興鎭之化度院法席大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尺六尺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刹那分曰如何舍得法界師曰法界在什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和尚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什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譚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淸風不改舊時波師自是聲聞于遐邇錢王欽其道德奏紫衣師號

福州鼓山興聖國師神晏大梁人也姓李氏幼惡葷羶樂聞鍾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即揮毫書其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袪邪行歸眞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云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道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遍叩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峯雪峯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峯審其

懸解撫而印之暨雪峯歸寂閩帥於府城之左三十里開鼓山
創禪宮請揚宗致師上堂衆集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
要且不識南泉即今還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
時有僧出禮拜才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
才請退又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
有帙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
聖興來蓋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
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
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豈言前寧譚句後直
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
人了也諸仁者作麼生時有僧禮拜師曰高聲問僧曰學人
咨和尚師乃喝出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音似未聞其
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

師曰近前僧近前師曰鈍置殺人問如何紹得師曰豻(婆犴二音)狢(音敫)
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問學人便承當時如何
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莫費力)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
聖行(法燈別云汝數亂走)問千山萬山阿那个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燈云千山萬山)
師與招慶相遇招慶曰家常師曰無厭生招慶曰且款
款師却云家常招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招慶曰穩
便將取去(東禪齊拈云此二尊宿語還有得失也無若有阿那个得阿那个失若無得失諸人未具行脚眼在)問如何免得輪迴
生死師曰把將生死來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側掌曰吽吽
問如何是向上一關捩子師乃打之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
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保福拈
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眞實人體師曰即今是什麼
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師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

道僧曰請師乃打之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蒲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什麼過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還自恥麼師與閩帥瞻仰佛像閩帥問是什麼佛曰請大王鑒曰鑒即不是佛曰是什麼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師在衆何得造次）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又曰今為諸仁者剌頭入他諸聖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仁者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个漢未通个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驀口摑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摑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如今還有人通得也不昧兄弟珍重乃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閩帥禮重常詢法要為奏紫衣師名

漳州隆壽興法大師紹卿泉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靈巖寺習經論講業既就而深慕禪那乃問法于雪峯之室服勤數載從緣開悟因侍經行見芋葉動雪峯指動葉視之師對曰紹卿甚生怕怖雪峯曰是汝屋裏底怕怖什麼師於是洸然惺悟頓息他遊尋受請居龍谿焉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飢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黠兒郎問大拍盲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前後大應得此便也曰莫便是接否師曰遮漢來遮裏插觜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真个聾漢漳守王公欽尚祖風為奏紫衣師名

福州僊宗院仁慧大師行瑫泉州人也姓王氏本州開元寺受

業預雪峯禪會覺聲聞四遠闍師請轉法輪玄徒奔至上堂曰
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什麼人時一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
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
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山永福院超證大師從弇先住漳州報恩院僧問儒門以五
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學人
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云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
曰汝道我在遮裏作什麼曰恁麼即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
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
師曰喫茶去長慶常云盡法無民師曰永福即不然若不盡
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
餘即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師上堂曰咄
咄看箭便歸方丈問請師盡令師曰莫埋沒問大衆雲集
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illegible]行問
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
師上堂於坐邊立謂衆曰三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杭州龍華寺眞覺大師靈照高麗人也萍遊閩越升雪峯
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布納一夕指
半月問溥上坐那一片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
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止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
舒手視其衆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
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坐作舞曰沙
彌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不會問靈山會上法
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付囑師曰不可爲汝一人荒却齊雲也曰莫
便是親付囑也無師曰莫令大衆笑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
一言點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

金成鐵末之前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師次居越州鏡清院海衆悅隨一日謂衆曰盡令去也僧曰請師盡令師曰吽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雕琢師曰八成曰為什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什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師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什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師謂衆曰諸方以毗盧法身為極則鏡清遮裏即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个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什麼處曰恁麼即失口也師曰寒山送溈山又曰住住闍梨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迴師驀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什麼曰道什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什麼即俊鷹俊鷂趂不及師曰闍梨別問山僧別荅曰請師別荅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為什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後湖守錢公卜杭之西關創報慈院延請開法禪衆翕然依附尋而錢王建龍華寺迎金華傅大士靈骨道具賓焉命師住持晉天福十二年丁未閏七月二十六日終於本寺壽七十八塔于大慈山

明州翠巖永明大師令參湖州人也自雪峯受記止于翠巖

大張法席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剥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問諸餘即不問師默之僧曰如何舉似於人師喚侍者點茶來師上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巖眉毛還在麼（長慶聞擧云生也）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汚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汚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問坦然不滯鋒鋩時如何師云大有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師曰坦然不滯鋒鋩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什麽寫誌公眞不得師曰作麽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帶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錢王嚮師道風請居龍册寺終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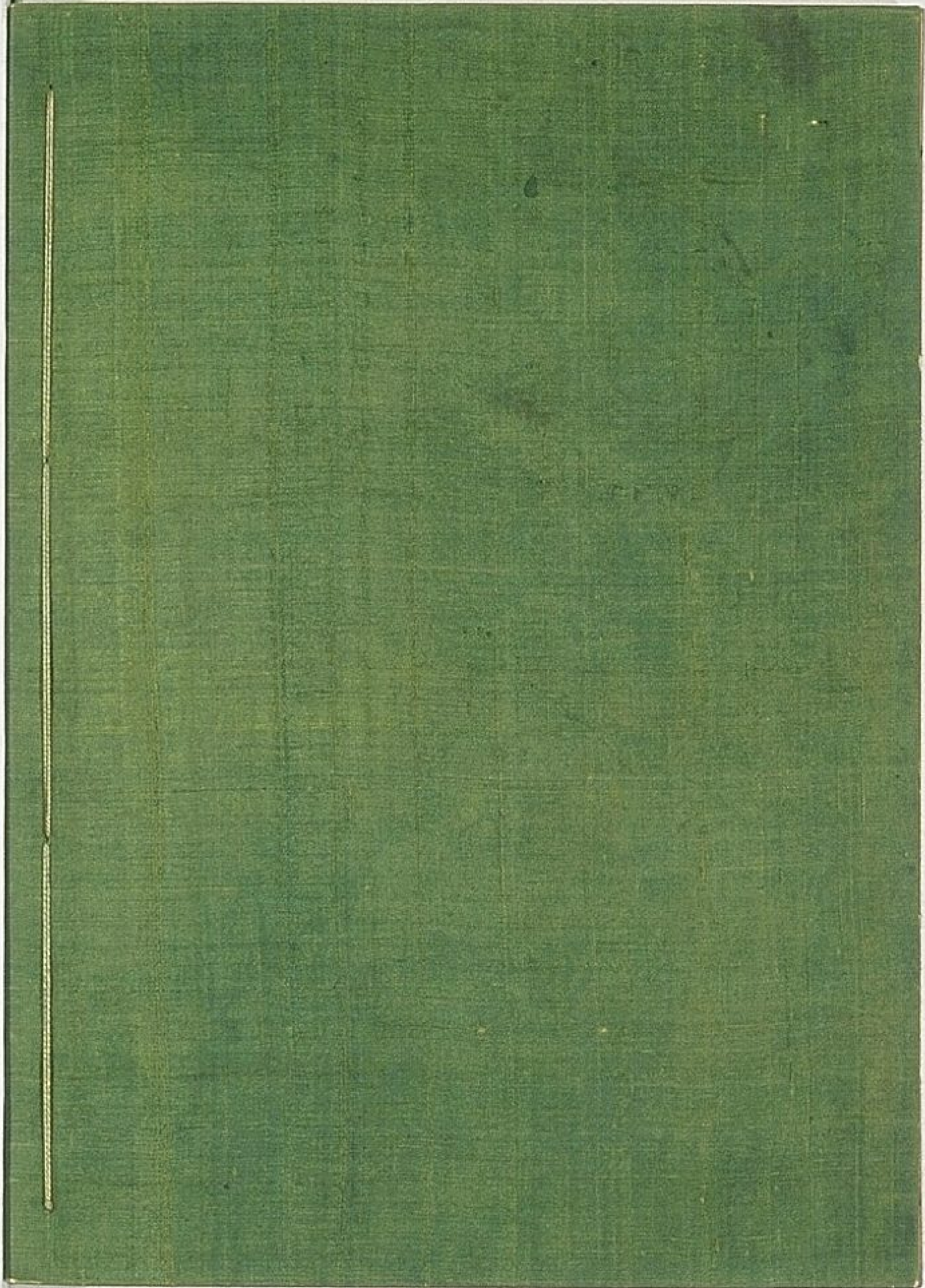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八

重刊景德傳燈録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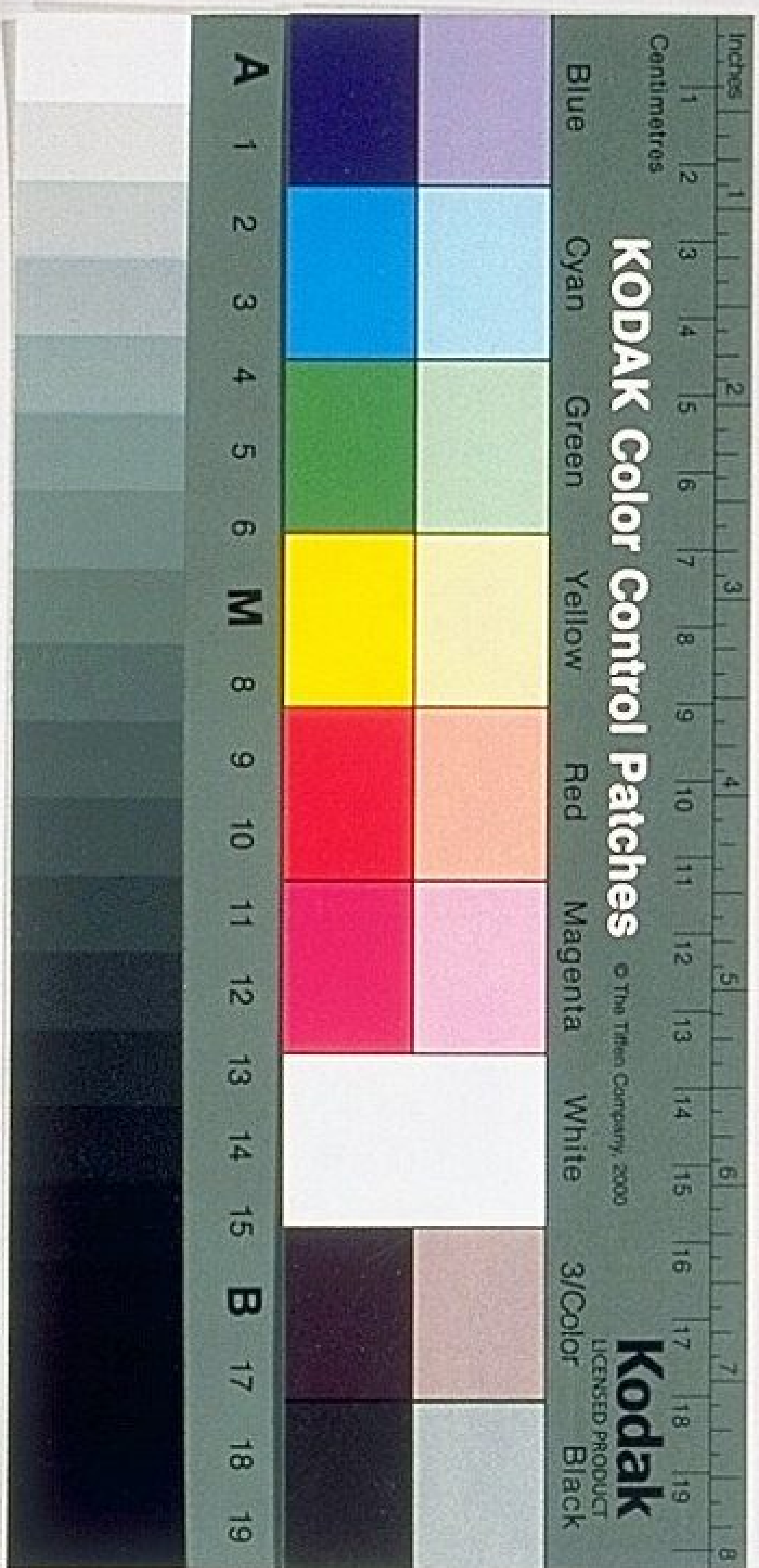
東山沙門妙在　撰

傳燈録者
七佛心肝諸祖骨髓遞代承承各弘敎外別傳之道眞和戊子之間　前勢州王峯大居士痛念
本朝無有此板喜捨家財命工刊行永置于建仁禪寺
普濟大聖禪師塔所天潤禪菴廣大流通以報
佛祖不盡之恩湖海禪流無不欣慕也適罹文和乙未十二月丙丁之變其板大半失之山中大用

任首座重敬補欽傳諸無窮其志垂千萬世難磨
滅輙持小疏徧叩
大力宰官居士同道大善知識或一力成就或随
量樂施所獲福報豈易量哉
景德徧成佛祖言一千七百一人全迦文自接然燈
後達磨親傳般若前續焔聯芳來的〻四珠轉玉正
綿〻須知此話重行世白璧黄金信手指
延文三年丙申十一月吉日　謹疏
幹縁比丘　宗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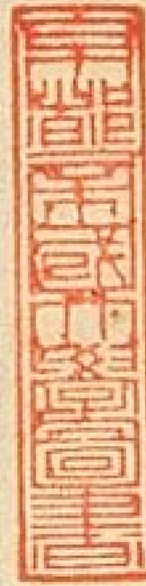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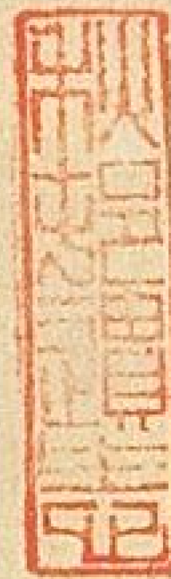
t017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之三四十二人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下四十人





建州夢筆和尚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洛京憩鶴山和尚
漳州渦山棲禪師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　隋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漳州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坐
南嶽惟勁禪師 已上三十一人見錄
台州十相審超禪師　江州廬山訥禪師
新羅國大無爲禪師　潞州玄暉禪師
湖州清淨和尚　益州永安雪峯和尚
廬僊德明禪師　撫州明水懷忠禪師
益州懷果禪師　杭州耳相行修禪師
嵩山安德禪師 已上二十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之三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下

福州安國院明眞大師弘瑫泉州人也姓陳氏幼絶葷茹自誓出家於龍華寺東禪始圓戒體而造于雪峯雪峯觀其少儁堪爲法器乃導以本心信入過量復徧參禪苑獲諸方三昧却迴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雪峯曰什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雪峯曰道什麼曰什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搊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教伊入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雪峯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因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言甘露乃蒺藜之園拈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只爲喚遮箇作拳頭師受請止囦山毳徒臻集後閩師嚮師道德命居安國寺大闡玄風徒餘八百矣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
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
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
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躅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
不可為老兄散却衆也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
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
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
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
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一路
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
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谿絕垂鉤之人問十二時
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履冰何得步參
差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乃

喝出問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
為什麼道不得師曰汝爺名什麼問如何是活人之劍師曰
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之刀師曰只遮箇是問不犯鋒
鋩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可殺沈吟
曰為什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
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為什麼消不得師曰是什麼心行
曰什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稜和尚住招慶
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遮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為何不
居正位稜曰為汝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
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个道理如今作麼生道後安國
曰恁麼即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亦自代曰恁麼即大衆一時
禮拜

襄州雲盖山雙泉院歸本禪師（亦曰西雙泉以隨州有東雙泉故也）京兆府人也幼出

家十六納戒念法華經初禮雪峯峯下禪牀跨背而坐師
於是省覺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
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搊
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遮裏無遮箇師手指纖長特異于人號
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嗣雪峯僧問如何是塵師曰不覺成丘山師謁白
雲慈光大師辭出白雲門送扶師下堦曰款款莫教蹉倒師
曰忽然蹉到又作麼生白雲曰更不用扶也師大笑而退

洛京南院和尚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士博覽古
今時人呼爲張百會一日來謁師師曰莫是張百會麼曰不
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什麼處得
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問如何
是和尚親切爲人處師曰大海不宿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
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
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處樓上坐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
神筆畫不成曰爲什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戴角不與類中
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
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
物不曾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拽出死屍著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年十五禮雪峯爲
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戒遊吳楚閒後歸執侍雪峯一日
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雪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作禮
而退又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稜和尚稜深許之長慶稜

和尚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歸宗柔別云和尚只解問人）雪峯謂衆曰諸上坐到望州亭與上坐相見了到烏石嶺與上坐相見了到僧堂前與上坐相見了師舉問鵝湖曰僧堂前相見即且置只如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是相見鵝湖驟步入方丈師歸僧堂（東禪齊云此二尊宿會古是相見未相見試斷看）梁貞明四年丁丑歲漳州刺史王公欽承道譽創保福

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升堂師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要待雨淋頭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眞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即羣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塗汚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莫覆却船子問泯默將何為則師曰落在什麼處曰不會師曰瞎（呼合切）漢出去師見一僧乃以杖子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痛聲師曰那箇爲什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貪行棒）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坐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眞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

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又立珍重異日上堂大衆雲集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為什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麼處僧曰為有一分麤纖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僧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為什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辨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問欲入無為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恁麼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師見僧喫飯乃托鉢曰家常

僧曰和尚是什麼心行有尼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玄覺因舉法眼見僧擔土乃以一塊土放擔上云吾助汝僧云謝和尚慈悲法眼不肯有一僧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法眼便休玄覺徵云此三則語一般別有道理什麼處是心行處）閩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為師乃打之僧曰恁麼即山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默然而已（安國覓云什麼處是山鬼窟叢林中道住不去不住處便是山鬼窟所以打破如此商量豈是鬼窟且道保福打伊意作麼生）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云謾語）僧無對師舉洞山眞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貌掠看曰若不點兒幾成貌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豐師見僧數錢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為何到恁麼地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

麼左右（法眼別云如和尚見）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師見一僧乃曰汝作什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大殺恩愛壽無對師自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師住保福僅一紀學衆常不下七百其接機利物不可備錄閩帥禮重爲奏命服唐天成三年戊子示有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謂之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忌）嚒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只是時至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曰恁麼即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跏趺告寂即三月二十一日也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氏寶林院受業自雪峯印心住五峯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密承宗印乃自誓充飯頭服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峯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鄉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

如雪峯所誌周廣順初年八十一錢王請於寺之大殿演無上乘黒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僧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屢延入府以始住院署六通大師顯德元年甲寅季冬月示滅壽八十四塔于大慈山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摠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有即不孤負於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什麼人和師曰什麼處去來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鼐號鑒眞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知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路將來歸呈雪峯雪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汝問那个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時集衆示一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偈畢跏趺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蘇氏依石佛寺齊合禪師披剃戒度既圓便參雪峯雪峯曰近前師方近前作禮雪峯舉足蹋之師忽然冥契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止南嶽法輪峯師上堂謂衆曰我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後下堂師召曰大衆衆迴首師曰看月大衆看月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

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麽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師問僧什麽處來曰華光師即托出閉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作麽生是覿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麽道還當麽曰故爲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麽雪峯院主有書來招師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迴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入嶺有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初住福清道場傳象骨之燈學者歸慕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梨失却半年糧曰爲什麽失却半年糧師曰只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出蟮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師住福清三十年大闡玄風終於本山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峯而益資玄要因藏器混衆于韶州靈樹敏禪師法席居第一座敏將滅度遺書於廣主請接踵住持師不忘本以雪峯爲師開堂日廣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可無益於人）師云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道遮裏作一場狼藉忽遇明眼人見謂之一場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什麽事欠少什麽向你道無事亦是謾你也須到遮田地始得亦莫趂口頭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遲迴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箇什麽道理汝欲得會

麽都緣是汝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没交涉擬心早差況復有言莫是不擬心麽更有什麽事珍重師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没了也你諸人更擬進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巧廣設問難只是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麽休歇時此个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麽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穀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說事不曾掛著脣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一粒米掛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實得恁麽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云三乘十二分教橫說

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恁麽道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个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珍重師上堂云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麽出來舉看老漢大家共你商量時有僧出來禮拜擬舉次師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師問學人蕤蕤地商量箇什麽云大衆久立師云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實到遮个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看是箇甚麽道理實無絲髮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汝等各各且當人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

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且汝諸人有什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
無分觸目承當得猶是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才見老
和尚動口便好把特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鬪競接將
去三个五个聚頭地商量苦屈兄弟他古德一期為你諸人不
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遮般事拈放一邊獨自著
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
保入息更有什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在意珍重師一日盡
乾坤把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
來性燥把老漢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个什麼道理直
饒向遮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折兩腳汝若是个人聞說
道什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污我耳目汝若不是箇
腳手才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且看他德山和
尚才見僧上來拽拄杖便打趁睦州和尚才見入門來便云且

放汝三十棒或時云見成公案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
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逞驢脣馬嘴誇我解問
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也未什麼
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遮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我得飯喫堪
什麼共語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你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
底人他家依衆過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
人大有葛藤相為處即如雪峯和尚道盡大地是汝夾山云百
草頭識取老僧市門頭認取天子樂普云一塵才舉大地全
收一毛師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久歲深自然有
个入路此事無你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只
是為你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且昧你亦不得你若實未得方
便撥汝則不可兄弟一等是蹋破草鞋拋却師僧父母行腳
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若實著有个入頭處遇著一个咬猪狗

脚手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為有可咬嚼剳上眉毛高掛鉢囊
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擬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未得
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箇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
孤負師僧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横擔拄杖
一千二千里走趁逩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水堪取性多齋供
易得衣鉢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什麽利
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麽生消得直須自看時不待人
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來前頭將什麽抵擬莫一似落湯螃
蟹手脚忙亂無你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
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古人尚道朝聞道夕
死可矣況我沙門日夕合履踐个什麽事大須努力努力珍重
師云汝等没可恁麽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箇超佛越祖之
談汝且喚那个為佛那箇為祖且說箇超佛越祖底道理問

箇出三界你把將三界來看有什麽見聞覺知隔礙著你有
什麽聲色可與你了了什麽桃以阿那个為差殊之見他古聖
不奈何横身為物道个舉體全眞物物覿體不可得我向
你道直下有什麽事早是相埋没了也你若實未有入頭處且
中私獨自參詳除却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什麽事無端
起得許多妄想作什麽更有一般底恰似等閑相似聚頭學
得箇古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只管
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地却老爺孃師
僧和尚作遮去就遮般打野榸禿有什麽死急行脚去師上堂
云故知時運澆漓迨于像季近日師僧北去禮文殊南去遊衡
嶽若恁麽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黒似漆相
似只管取性過時設使有三箇兩箇枉學多聞記持話路
到處覓相似言語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德業他日閻羅

王劍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著精神
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
師上堂大衆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
揔在遮裏許爭佛法各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
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和尚諫師云遮野狐
精師云汝諸人傍家行脚皆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
在還自知得麼試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出來汝
若不知老漢謾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北北有趙州和尚
五臺山有文殊揔在遮裏若生緣在南南有雪峯臥龍西堂
鼓山揔在遮裏汝欲得識麼欲得識向遮裏識取若不見
亦莫掠虛見麼見麼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師上堂云
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櫛標木杖乃畫地一下云塵沙諸佛盡
向遮裏葛藤便下堂師云我看你諸人二三機中不能覯得空

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麼與汝注破久後諸方若見老宿舉一
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是天
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
汝道微塵刹土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
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横你還會麼若不會且
莫掠虛然雖據實實是謗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未曾夢見
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師驀起以拄杖劃地一下云揔
在遮裏又劃一下云揔從遮裏出去也珍重師上堂云和尚子衲
僧直須明取衲僧鼻孔且作麼生是衲僧鼻孔衆皆無對師
云摩訶般若波羅密大普請下去師上堂云諸和尚子饒你道
有什麼事猶是頭上著頭雪上加霜棺木裏瞠眼炙瘡瘢上
著艾燋遮箇一場狼藉不是小事你合作麼生各自覓取箇託
生處好莫空遊州獵縣只欲捉搦閑話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

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裏卜度到處
火鑪邊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舉更道遮箇是公才語遮个是
發業道出語遮个是就事上道底語遮个是體語體你屋裏老爺老
孃噇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你行脚驢
年得个休歇麼更有一般底才聞人說个休歇處便向陰
界裏閉眉合眼老鼠孔裏作活計黑山下坐鬼趣裏體當便
道得个入頭路夢見麼似遮般底殺一萬个有什麼罪過喚作
打底不遇作家至竟只是个掠虛漢你若實有个見處試捻
來看共你商量莫空不識好惡矻矻地聚頭說閑葛藤莫
教老漢見挺來勘不相當搥折脚莫道不道你還皮下有
血麼以拄杖一時趂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
青師問新羅僧將什麼物過海曰草賊敗也師引手曰汝爲
什麼在我遮裏曰恰是師曰更跨跳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蟟吞大蟲問如何
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十五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
黑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從上來事請師
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
東屋裏點燈西屋裏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
曰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
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游山翫水去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
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肚裏曰和尚
爲什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去曰
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棃公憑分明何得重判問生死到
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如何是父母不聽不
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汝怕我不知問萬機俱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曰佛殿豈關他事師喝曰這謾語漢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對衆將來曰直得恁麼時如何師曰照從何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讀書人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問古人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如何是向上關捩子師曰西山東嶺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漉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似釋迦當時師曰大衆立久快禮三拜師嘗有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煩再舉轢中泥

衢州南臺仁禪師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闍黎即今在什麼處師後遷住本郡鎮境寺而終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未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什麼處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真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號妙空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受業於古田壽峯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有新到僧參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詐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詐他閩王請師齋問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慚非月裏兎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什麼師曰莫寱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華拆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前寱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什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一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憇鶴山和尚栢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去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摑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麼處去

潭州溈山棲禪師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壽橋師曰賺却多少人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牀接資福問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箔曰恁麽即眞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遮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隋州雙泉山梁家菴永禪師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師曰睡不著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申一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祗對護國以手空中畫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第二世住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才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慈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孚上坐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坐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麽師曰見曰什麽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趨裝而邁初上雪峯廨院憩錫因分甘子與僧長慶稜和尚問什麽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甘子甘子次上參雪峯禮拜訖立于坐右雪峯才顧視師便下看主事異日雪峯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什麽處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雪峯在中庭卧師曰五州管內只有遮和尚較些子雪峯便起去雪峯嘗問師曰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

曰是曰作麽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雪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成師更不他游而掌浴室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與和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玄沙曰相看上坐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什麽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麽玄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雪峯曰作麽生勘伊玄沙舉前語雪峯曰汝著賊也鼓山晏和尚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麽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麽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麽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晏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晏罔測乃毆之一拳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孚上坐終于維揚

南嶽般舟道場寶聞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繒纊惟壞衲以度寒暑時謂頭陀焉初參雪峯深入淵奧復問法玄沙之席心印符會一日謂鑒上坐曰聞汝注楞嚴經鑒曰不敢師曰二文殊汝作麽生注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藏中有鏡燈一座即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覩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苟非具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章覽之者悟理事相融後終於南嶽師於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又製七言覺地頌廣明諸教緣起別著南嶽高僧傳皆流傳于世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九

延文戊戌重開
雪江崇永刊行

景德傳燈録巻第二十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之四一百六人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

杭州佛日和尚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
洪州同安丕禪師　盧山歸宗澹權禪師
池州廣濟和尚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
歙州朱谿謙禪師　揚州豊化和尚
雲居山道簡禪師　盧山歸宗懷惲禪師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　朗州德山第七世和尚
南嶽南臺和尚　雲居山昌禪師
池州嵇山章禪師　晉州大梵和尚
新羅雲住和尚　雲居山懷岳禪師
陰与嶺同理和尚已上十九人見錄　潭州龍興寺悟空大師

建州白雲滅禪師
潭州慕輔山和尚
舒州白水山璋禪師
廬州洽父山和尚
南嶽法志禪師
新羅慶猷禪師
新羅慧禪師
洪州鳳棲山慧志禪師已上九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十四人

撫州荷玉光慧禪師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
撫州金峰從志禪師
襄州鹿門處真禪師
撫州曹山慧霞大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
處州廣利容禪師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
西川布水巖和尚
蜀川西禪和尚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
韶州華嚴和尚已上一十二人見錄
廬山羅漢他隆山圭和尚一人無機緣葉錄

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五人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鳳翔白馬弘寂禪師
撫州崇壽院道欽禪師
楚州觀音院斌禪師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三人

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一人見錄
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
濰州化城和尚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九峰普滿大師法嗣一人

洪州同安威禪師一人見錄

青林師虔禪師法嗣六人

韶州龍光和尚
襄州石門寺獻禪師
襄州廣德和尚
郢州芭蕉和尚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襄州延慶通性大師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二人

興元府青剉山和尚 一人見録　京兆保福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一人
京兆香城和尚 一人見録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二人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杭州瑞龍幼璋禪師 已上二人見録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法嗣二十人
第二世疎山證禪師　洪州百丈安禪師
郢州黄檗慧禪師　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　延州延慶奉璘禪師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　洪州百丈超禪師
洪州天王院和尚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
襄州後洞山和尚　京兆三相和尚 已上十二人見録
郢州五峯山行繼禪師　商州高明和尚

華州西谿道泰禪師　撫州疎山和尚
郢州黄檗山令約禪師　揚州祥光遠禪師
安州大安山傳性大師　郢州黄檗山嵩舦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法嗣二人
洪州上藍院自古禪師　澧州太守雷蒲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樂普山元安禪師法嗣十人
京兆永安善靜禪師　蘄州烏牙山彦賓禪師
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　鄧州中度和尚
嘉州洞谿和尚　京兆臥龍和尚 已上六人見録
嘉州黒水寺慧通大師　京兆盤龍和尚
單州東禪和尚　郢州善稚和尚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江西逍遥山懷忠禪師法嗣二人
泉州福清師巍禪師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 已上二人見録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五人

澧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陜府龍谿和尚 已上三人見錄　桂陽志通大師

廬州壽昌院淨寂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一人

郢州桐泉山和尚 一人見錄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二人

澧州文殊和尚 一人見錄　洋州大巖白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上藍院令超禪師法嗣二人

河東北院簡禪師　洪州南平王鍾傳 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

杭州佛日和尚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我師矣尋抵于江西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麼處師無對 同安代云適頭即勿交涉 師乃投誠入室便禮雲居爲師從容參夾山才入門見維那維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暫來禮謁和尚不宿維那白夾山夾山許見未陞堦便問什麼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在夾山頂上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乃上堦禮拜夾山又問闍梨與什麼人爲同行師曰木上坐曰他何不來相看師曰和尚看他有分曰在什麼處師曰在堂中夾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擲于夾山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師曰月宮亦不逢曰恁麼即從他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怨家從人得堪作什麼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爆喚維那來令安排向明窻下著師却問燈籠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即

向汝道至明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上坐在什麽處師出應諾
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前在什麽處對曰天台國清夾山曰天台有
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掛
松蘿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師良久夾山曰看君只是撐
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一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
為佛法來不為送茶來維那曰和尚教上坐送茶曰和尚尊命
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椀作聲夾山迴顧師曰釅茶三
五椀意在钁頭邊夾山曰缾有傾茶意籃中幾箇甌師曰缾
有傾茶意籃中無一甌便傾茶行之時大衆皆舉目師又問曰
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夾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
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人知天曉夾山曰大衆有人歸去
歸去從此住普請歸院衆皆仰歎師後迴浙西住佛日而終
蘇州永光院眞禪師上堂謂衆曰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

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絶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問
道無横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横徑所侵去師以拄杖驀口
柱僧曰此猶是横徑師曰合取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僧曰如何
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
曰是也更來遮裏作麽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僧
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僧曰恁麽即不變其身也師曰是
也青雲事作麽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
玉兎懷兒向紫微云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朝來猨
去摘玉花晚後鳳銜歸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
什麽對師曰要蹋要拳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
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
曰不是恁麽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什麽問如何是毗盧師師

曰闍梨在什麽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閙
主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云
不是小小問如何是妙音師曰好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
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
曰頭在什麽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
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什麽人唱師曰打問將
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什麽處著問未有遝個時作麽
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麽生曰恁麽即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
何行履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第二世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
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沈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
將得什麽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什麽人僧無語問學人
為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閙空曰便請商量師曰周
帀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麽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又曰會麽曰不
會師曰長安路側坑子問學人不問諸餘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三枷五棒問通通會底人如何道師曰只今事作麽生僧曰隨流
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池州廣濟和尚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何是方
外之譚師曰汝道什麽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無飢渴曰恁麽
即學人不虛設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遠來投乞師指示
師曰有口只解喫飯問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
恁麽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麽生師
曰汝喚作什麽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即攄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个什

麼師曰不因闍梨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饒州刺史與師造大藏殿師與僧同看殿次師喚某甲僧應諾師曰此殿著得多少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遮个人曰恁麼即某甲亦未曾祇對珍重師後住興元寧山而終
揚州豐化和尚問如何是敵國一著碁師曰下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學人向什麼處立師曰莫飄露麼
雲居山昭化禪師道簡第二世住范陽人也久入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居堂中為第一座屬膺和尚將臨順寂主事僧問誰堪繼嗣曰堂中簡主事僧雖承言而未曉其旨謂之揀選乃與衆僧僉議舉第二座為化主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必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焉時簡師既密承師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僧等不愜素志閉循規式師察其情乃弃院潛下山其夜山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山神連聲唱云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為什麼却預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爭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為什麼却吞蛇師師曰在裏不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什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師示滅後廬州帥張崇施財建石塔於本山至今存焉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第三世住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什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動即失問如何

是五老峯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
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塵中子師曰灰頭土面（曰與代云）
（不佛拭）問世尊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事如何師曰正恁麼時作麼
生曰不同無聞說師曰是什麼人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
汝不到什麼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問不坐青山時如何師曰是什麼人問如何
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什麼處
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借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什
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即不道也師曰用
口作什麼師後住百丈而終

朗州德山和尚（第十世住）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
師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衡州南嶽南臺和尚問直上融峯時如何師曰見麼

雲居山昌禪師（第二世住）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爲什麼
不相識問紅鑪猛燄時如何師曰裏頭是什麼問不爲商量時
如何師曰來作什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前
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池州嵇山章禪師曾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喫茶次謂師曰森羅
萬象總在遮一椀茶裏師便覆却茶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投
子曰可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峯和尚雪峯問莫是章柴頭麼
師乃作輪椎勢雪峯肯之

晉州大梵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竪高樓曰恁
麼即超然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雲住和尚問諸佛道不得什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
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
師曰不對君王好與二十棒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第二世住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照曰
忽遇四方八面來怎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
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什麼
陟玨和尚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曰闍梨也
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
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
不得

前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

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光慧初住龍泉上堂謂衆曰雪峰和尚
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時有僧問和尚如何師曰什麼處
去來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何是
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徒勞側耳師喚侍者云來燒火
著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師曰龍
泉僧堂未曾鑠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朶問路逢猛獸時如何
師曰憨作麼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古人云如紅鑪
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借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即得不昧於
時中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即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什麼
問如何履踐即得不昧於宗風師曰須道龍泉好手曰請和尚
好手師曰却憶鍾期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如何師良
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屈寒既足塵師有時舉
拄杖示衆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時有僧出曰和尚又是
從頭起也師曰謝相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啞得我
口麼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正
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問如何是覿面
眞性師曰覓寬覓莫搕㩇師上堂良久有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
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

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珍

郢州洞山道延禪師（第四世住時號崖頭和尚）始因曹山和尚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擲下此是什麼人衆皆無對師出對曰不存曹山曰不存箇什麼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遮裏無人作麼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混沌僧云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示衆曰釋迦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某甲不避著恥與諸尊者共譚師良久云莫道錯珍重僧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鑪燄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煞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撫州金峯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坐問如何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闍黎莫造次進曰何不道師曰口如磔盤問千峯萬峯如何是金峯師乃斫額而已問千山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尿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峯門前無五里牌師後住金陵報恩院入滅謚圓廣禪師塔曰歸寂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真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問如何是道人師曰有口似鼻孔曰忽遇客來時將何祇對師曰柴門草戶謝汝經過問祖祖相傳是什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身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

向什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作（諸本作）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什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雲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壞時此个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覷虎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生師有偈示眾曰片嶷然光爍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炳然擲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皆總辨是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從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大師（第二世住先住荷玉山）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佛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在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殺炎熱曰是師曰只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曰向鑊湯鑪炭裏迴避師曰只如鑊湯鑪炭作麼生迴避得曰眾苦不能到師默置

衡州華光範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師問僧曾到紫陵無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無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即不可問非隱現是學人阿那个是和尚師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適來道不錯

處州廣利容禪師（先住棲雞）有僧新到師舉拂子曰貞谿老師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死在闍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謝闍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噓噓意作麼生師曰卷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如何明得師曰不明曰為什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因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郡守問和尚遠

出山門將什麽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太守無對後有人進
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絶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
猶是堦下漢師謂衆曰若來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
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舶主元
來是此郡商人

泉州盧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人也姓周氏本州石鍾院出家
福州太平寺受戒自曹山印可而居小谿僧問久嚮盧山石門
爲什麽入不得師曰鈍漢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西川布水巖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廻思著一傷心問寶鏡未
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問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
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
頭時如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飽
滿喫問擬心即老動念即乖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
什麽不差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問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麽師曰孤峯頂上千
華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靈樹無橫枝天機道合同

前潭州龍牙山居道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大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什
麽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麽即見也師曰南泉
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
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
無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郴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
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師嘗著真贊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
無身不欲全露一日師在帳內坐僧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

迴

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擬開帳（法眼別云[illegible]）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樓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翫也無師曰一任闍棃打僜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祗對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即不是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良久却喚某甲學人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句徧大地一句才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才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僜音鐙倰僜不著事又行皃倰音零）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寸釘入木八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三門前神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女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師問僧曰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俱不是汝本來名个什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名个什麼曰只遮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

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為什麼不道師曰覓个領話人不可得師又問一僧曰姓王姓張姓李俱不是汝本來姓什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本來姓个什麼曰待漢水逆流即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為什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乃休

前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定覺大師師到盤龍見僧問盤龍云碧潭清似鏡盤龍何處安龍曰泝沙不見底浮浪足噴屹師不肯自荅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曉玉輪機盤龍肯之師住後僧問曰未作人身已前作个什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嵤日中草

前筠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路邊神廟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
不著孝問祖意教意如何師曰玉兎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
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引人間韻知音豈度伯牙
門曰誰人知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知音如
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

前青林師虔禪師洞山第三世住法嗣

郢州龍光和尚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君王不
按劍龍光一句不曾虧師上堂良久云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機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拊掌顧
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子師曰不空罥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唵閦問
如何極則爲人處師曰慇懃付囑後人看問賓頭盧一身爲
什麼赴四天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師有偈曰龍光
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爍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江影現
萬家春 罥姑泫切與羂同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京兆人也自青林受記兩處開
法凡對機多云好好大哥時謂大哥和尚初居衡嶽宴坐巖室
屬夾山和尚歸寂衆請師住持師遂至潭州時楚王馬氏出
城延接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好大哥御駕六龍
千古秀人王踏排仗出金門王仰重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
山坐道場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涌
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和
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看品弄
辨寶須知碧眼胡曰恁麼即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師曰
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師自夾山遷至石門開山
創寺再闡玄風上堂示衆曰瑠璃殿上光輝之日無私七寶山
中晃耀之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

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復有何事僧問月生雲際時如
何師曰三箇童兒抱華鼓好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石
門境師曰遍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無相不居凡聖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衆手淘金誰是
得者師曰張三李四出金門遍握乾坤石人在曰恁麼即不從人
得也師曰三公九卿排班位看取金雞竪也無問道界無窮際
通身絶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岳轉身玄路莫遲
遲曰未審轉身路在什麼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記萬年枯
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什麼了日曰如何即是師
曰石戶非關鏁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烏鳶飛叫頻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風射舊簾籠因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
若為什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
不住山後更忙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力絶
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
大地是一个死屍向什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因不安
僧問和尚患箇什麼(大言亂瘦生)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恁麼即知和
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什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

郢州芭蕉和尚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攏揔一木盆

定州石藏慧炬和尚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只遮个曰如何是伽藍
中人師曰作麽作麽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前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剉山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
生菜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剉(麤卧切)

前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香城和尚初參通和尚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曰箇賺汝師乃省悟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峯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不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佉人天曰恁麼即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裏無螢蛍之絲廚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前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總角之歲好遊佛宇蓋志出家父不能止禮圭峯温和尚剃度後謁高安仁和尚獨領微言潛通秘鍵尋迴洛下于中灘創温室院常施藥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延迎供養與摩洗拭穢斯須有神光異香既而辭去遂失所在所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梁開平五年忽思林泉乃歸終南圭峯舊居師一日閑步巖畔間倏覩磨衲數珠銅瓶椶笠觸之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欲就茲建寺以酬昔因當薙草開基有祥雲蔽日屯于峯頂久而不散因目爲重雲山先是谷多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逕潭中龍亦徙他所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師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卻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堆泥土問如何是重雲稱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可死不犯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不開華三冬盛芳草師再歸故山剏寺聚徒涉四十五年誨人之暇撰歌頌千餘首度弟子一千五百人永興節度使王彥超早遊師戸庭嘗欲披緇師止之曰汝後當榮顯爲

敎門外護則可矣厥後果如師言及鎮東興與師再會益加尊
禮周顯德三年丙辰夏六月師詣府辭王公屬以山門事至七月
二十四日體中無恙垂誡門人并示一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為
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住處事涉有憎愛
待他摧毀時彼此無相礙趺坐而逝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四塔于
本山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
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諷蓮經志求出家伯
父初不允因絶不飲食不得已而許之禮慧遠為師十七具戒
二十五遊諸禪會著山白水咸受心訣二宗匠深器之咸通十
三年至江陵會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
即止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下菩薩
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二逸士各有密言授之尋抵天台
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衆請住隱龍院中和
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
士乾寧中雪峯和尚經遊遺師椶櫚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
父遣使童建賫衣服香藥入山致請師領徒至府庭署志德
大師就功臣堂安置日親問法師請每年於天台山建金光明
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光明大會始於師也）師將辭歸山王加戀慕
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為寶山院）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憨憨
懸記應矣師上堂謂衆曰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荊湖但
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為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个去
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
眞亦無眞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
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為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
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輩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采

華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省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甚還會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即一輪高掛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至天成二年丁亥夏四月師乞墳塔尚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賜名額令僧守護仍改天台隱龍為隱跡修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恤民之事尅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主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壽八十有七臘七十

前撫州踈山匡仁禪師法嗣

踈山證禪師第二世住初參仁和尚得旨後遊歷諸方謁投子同禪師投子問曰近離什麼處曰延平來投子曰還將得劒來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休師遂去三日後投子問主事新到僧在什麼處曰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年學馬伎昨日被驢撲師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掃地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向上事如何師曰溥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中混融一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句師曰難逢不可得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第二世住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椀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未有一个不問問如何是極則事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師本新羅國人自百丈統衆所度弟子道亘等凡七人各從參嗣命化一方師滅後門人寫影法眼讚曰對目誰寫蟾輝碧池日面月面輪圓須彌須彌一指月面毫並明昭禪師誣曰違方方壓不

指大悲何起我謂玄功胡是非是
筠州黃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學因增受菩薩
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
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
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
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
禪者接之款話謂南方頗多知識師何滯於一隅也師從此迴
志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誓求祖道他
日終不忘恩也守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既爲法忘
身迴時願無吝所聞師於謝直造疎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參
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刹那便去時如何疎山曰逼塞虛
空汝作麽生去師曰逼塞虛空不如不去疎山便休師下堂參
第一座第一座曰適觀座主祗對和尚語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
實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愚迷第一座曰刹那間還有擬議否
師曰言下頓省禮謝退於茶堂悲喜交盈如是三日尋往黃蘗
山聚衆開法第二世住終于本山今塔中全身如生
隋州隋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問如何是佛師曰遮驢漢
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師如何師曰堦下漢問諸佛還不到處
什麽人得識師曰聃耳驢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
顋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人傳虛萬
人傳實問不落千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彩耀六國罷
煙塵
洛京長水靈泉歸仁禪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仰面獨揚
眉迴頭自拍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洛河水逆流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

卧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春足異華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為什麼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問火頭培火了未曰低聲師曰什麼處得遮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齋冷飯曰又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齋（袒紵恰正作鏊從俗作齋）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第三世住）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為什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遮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金鷄玉兎聽遠須彌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僧辭問曰今日下山有人問和尚說什麼法向他道什麼師曰但向他道大雄山上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天王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如何師曰不墮無壞爛問如何是佛師曰錯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第一世住）魏府人也姓韓氏幼而出家老有童顏得法於疎山之室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適然蕭韶外六律不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僧問如何是正勤一條路師曰埿深三尺曰如何得到師曰闍梨從什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上栽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多少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撈師晉天福中將順寂預告大衆及期闔城士女奔走至院師囑付訖怡然坐化門人荼毘于院後經二稔發塔覩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於城東闍維收舍利真骨重建塔

襄州後洞山和尚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腰間劒
京兆三相和尚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
人師曰對面不得見
前樂普元安禪師法嗣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任牧守毋因夢金像
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群言年二十七忽猒浮幻潛詣
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受具唐天復中南謁樂普安禪師
師器之容其入室仍典園務力營衆事有僧辭樂普樂普曰四
面是山闍梨向什麼處去僧無對樂普曰限汝十日內下語得中
即從汝發去其僧冥搜久之無語因經行偶入園中師怪問曰
上坐豈不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不得已
代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
秖對和尚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遂白樂普樂普曰誰下此語
曰某甲樂普曰非汝之語其僧具言園頭所教樂普至晚上堂
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住一城隍五百人常隨也師尋辭樂普
北還故山結廬而止道俗歸向復遊峨嵋迴住興元連帥王公
禮重後歸故鄉屬兵火之後舊寺荒廢節帥創永安禪苑
以居之徒衆五百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什
麼曰不可無也師曰恁麼即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
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
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
鶴鷺並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壁上畫枯松蜂來不見蘂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
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
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劫後如何明
師曰一句不可得師往遊韓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運丙午

歲冬鳴犍稚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壽八十有九臘六
十勅謚淨悟禪師　僰蒲北切僰道縣在犍爲　犍巨焉切　稚音池此名磬亦名爲鐘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問未作人身已前作什麼來師曰三脚石
牛坡上走一夜瑞氣月前分問疋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
信解拈槍猶較秦王一步在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
曰雙鵰隨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
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蠛蠓斂雲根時如何師曰金
輪天子下閻浮鐵饅頭上金花異
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涇州人也性淳貌古眼有三角承
樂普開示心地俾宰于衆事一日樂普問曰院主汝去什麼處
來師曰掃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曰得即也得汝向
後有山住箇事定矣自受記乃謁于白水白水問樂普有
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
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樂普底你作麼生師
曰非但樂普夾山亦不奈何曰夾山爲什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
機一路師住後有僧問佛魔未現向什麼處應師曰諸上座
聽祇對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
穿過髑髏不知痛處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
移鈍鳥昇騰出路
鄧州中度和尚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金雞常報
曉時人不自知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萬機昧不得曰未審
照何物師曰什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塵佛事
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眞常塵不染海內百川流問請和尚離聲
色外荅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尚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誰蔭請師直指妙幽
微樂普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淥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

頌言承嗣問蛇師爲什麼彼蛇吞師曰幾度扣門拈不出
京兆卧龍和尚初開堂有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
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劔揮時豈該明暗
前江西逍遥山懷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巍和尚號通玄禪師僧問枝分交嶺的紹逍
遥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遥逈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
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即
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依佛歸依
法歸依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前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丈
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迴殊雪嶺安巢節
有異許由掛一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通信師曰闍梨外邊與誰
相識問脫籠龍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洪
門切忌更踏盧問從上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
迴超棲鳳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牀猶尚
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
遊赤水珠承罔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曰雖則沍
凝呈瑞色太陽暉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樂普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
水脉樂普曰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不愜意乃參盤龍
語同前問盤龍曰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
句師曰畐塞虛空曰畐塞虛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乃打之

師凡有新到僧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仄
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
師內䰂螺紋金陵李氏鄉閭其道嚮言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
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動斤斧曰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
大法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路
同論心秋月皎壞衲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一漚
曾已曉師異迹頗多此不繁述滅後門人建塔刋石影本國
謚真寂禪師塔曰普慧

陜府龍谿和尚上堂謂衆曰直饒説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
下一箇橛作麽生免得下橛衆無對師自代曰下去僧問如
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已多時

前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泉山和尚初參黃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攏
手出章江師對曰盤户不開龍無龍句黃山曰是你恁麽道師
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黃山曰攏手出章江黃山復問卞
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
憩野老不重太平年黃山深肯之師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
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問請師挑擿他狄切師曰擂鼓
轉船頭棹挑波裏月

前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

澧州文殊和尚僧問如何是妃馳峯前事師曰巖前瑞草生
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何如師曰萬里長沙駕鐵
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除饉男𡊮謂估倡衣
鉢重刊于禅幽精舎

延文戊戌重開
雪江崇永刊行

